

JUNDUI ZHIHUI XIN GAINI

郭武君 著

军队指挥新概念

JUNDUI ZHIHUI XIN GAINI

军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0 号

军队指挥新概念

郭武君 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开·7.5 印张·13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00 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政编码：100091

联系电话：(010) 66769235

传真：(010) 66769237

统一书号：5 5626·220

定价：13.00 元

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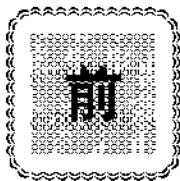
——〈中国〉毛泽东

每一种文明都会产生自己的战争进行方式，第三次浪潮文明正在赋予战争以新概念。

——〈美国〉阿尔温·托夫勒

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实际上，“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是全新的”。

——〈英国〉利德尔·哈特



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对军队指挥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新的世界军事革命，对传统的指挥思想和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化战争和知识军事的崛起，使军队指挥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在军队指挥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

本书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及军委江泽民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以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以蓬勃发展的新的世界军事革命和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为背景，以影响和促进我军指挥领域的变革为目的，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介绍外军指挥领域的有关情况时不崇洋媚外，在分析我军指挥领域的现状时不妄自菲薄，不搞脱离实际的

空洞说教，而重视摆事实讲道理。

本书突出一个“新”字，不是简单地罗列和重复军队指挥理论的已有内容，而是以新角度、新思路、新方法，研究和探讨军队指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提出了关于军队指挥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见解、新理论。

本书强调抓主要矛盾，不是不分主次地论述军队指挥所有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研究当今军队指挥领域的一些主要和关键性的问题。它描述了军队指挥的新形态，介绍了军队指挥的新理论，探讨了军队指挥的新体制，提出了指挥人员的新素质，分析了军队指挥的新手段，探索了军队指挥的新方法，并对军队指挥对抗和指挥艺术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支军队走向更加强大的不竭动力。进入世纪之交并正处在新时代门槛的各级指挥人员，最为需要的就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素质。我愿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 者

2001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军队指挥新形态	1
一、从个体、群体指挥到网络体指挥	3
二、从指挥体能、技能军队到指挥智能军队	7
三、从平面“圆心指挥”到立体“球心指挥”	12
四、从滞后指挥到近似实时指挥	17
五、从有形战场指挥到无形战场指挥	23
第二章 军队指挥新理论	31
一、形态：从零散、笼统的论述到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	31
二、地位：从军事理论的组成部分到最重要的军事学科之一	37
三、内容：从总结过去、解释现实到更加重视预见未来	51
第三章 军队指挥新体制	58
一、指挥体系：集中·统一·科学	59
二、指挥机构：精干·高效·联合	66
三、指挥关系：明确·顺畅·灵活	73

四、指挥法规：严密·健全·简明	79
第四章 指挥人员新素质	85
一、深刻理解国家政策的能力	86
二、掌握运筹时间的艺术	92
三、较强的高科技素质	101
四、更强的预见能力	105
五、善于适应指挥环境的能力	107
六、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112
第五章 军队指挥新手质	114
一、军队指挥自动化：现代军事革命的策三 阶段	115
二、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战斗力“增倍器”	120
三、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发展趋势	132
第六章 军队指挥新方法	143
一、重视研究指挥方法问题	143
二、几种新的指挥方法	148
第七章 军队指挥新对抗	168
一、情报对抗	169
二、通信对抗	177
三、智谋对抗	180
四、直接摧毁	186
五、电子战	192

六、计算机病毒战·····	197
第八章 指挥艺术新探索·····	204
一、指挥理论研究的一个永恒课题·····	205
二、对指挥艺术本质和特点的再认识·····	207
三、指挥科学与指挥艺术比较·····	211
四、重新考察指挥艺术的表现·····	214

第一章 军队指挥新形态

20 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人类正在书写 21 世纪的崭新篇章。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总是“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21 世纪能否改变这一结论呢？目前还没有见到理直气壮的肯定性回答。当人们醉心于想像 21 世纪全新的生活图景时，一些军事未来学家早已把 21 世纪的战争图样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数千年来，战争一直在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军事技术革命的推动，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和彻底。

按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观点：1 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革浪潮；300 年前的工业革命触发了第二次变革浪潮；而今天，我们正在感受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第三次变革浪潮的冲击。与此相适应，“第三次浪潮战争”已经到来。

俄军则有人认为：从历史上未看，第一代战争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原始工艺生产为基础。各国军队由

步兵和骑兵组成，使用冷兵器。第二代战争是技术生产能力提高、火药和滑膛枪问世的产物。第三代战争中，军队开始使用身管火炮和线膛枪，它们具有射程较远、射速较快、精度较高和火力较强的特点。第四代战争中，开始出现自动武器、坦克、军用飞机、新式运输工具和通信装备。第五代战争是20世纪40或50年代科技革命的产物，军队开始装备核导弹。由于拥有了支持灵巧武器的超级数据处理系统，将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并再一次改变战争的特性，即第六代战争已经来临。

我军学术界则以“高技术战争”、“信息化战争”、“智能战争”、“知识化战争”等术语，来表述现代战争已经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战争都已经或正在被赋予一种全新的概念。我们思考任何战争问题，分析战争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必须顺应这个“大势”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军队指挥问题也不例外。

战争史充分表明，有什么样的战争，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军队指挥。军队指挥不能脱离战争而独立存在，战争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军队指挥上的变化。当着“第三次浪潮战争”或“第六代战争”或“智能战争”或“高技术战争”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时候，军队指挥也同时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从指挥的哪个方面进行考察，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军队指挥领域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一、从个体、群体指挥到网络体指挥

军队指挥是指挥主体与指挥对象，经过指挥中介系统（即指挥手段）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现行指挥学把“指挥主体”看成是“由指挥员和指挥机关所组成”。其实，这只是现在的说法。

在战争的早期，指挥主体主要是指统兵的国王或将帅，那时还没有“指挥机关”的概念。军队的高级思维活动在那个时候是紧缩的、集约化的，它集中在少数军事统帅和高级指挥官的头脑中，将帅个人基本上可以胜任军队指挥的职责。从军队指挥的内容和程序来看，将帅直接组织侦察、情报工作，自己亲自判断情况，定下作战决心是每个将帅的天职，实现作战决心的各种事宜也都是将帅本人具体组织落实的。因此，这个阶段的军队指挥，带有明显的“个体指挥”的特性。指挥员本身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新的武器装备不断问世，军队的规模日趋扩大，作战行动越来越复杂，指挥活动中的工作量不断增大，仅靠将帅个人已难以完成全部指挥工作。这样，在将帅周围便出现了一些辅助将帅履行指挥职责的幕僚人物。当依靠身边的少数幕僚人物仍然不能有效地辅佐将帅完成作战指挥任务时，以司令部形态为代表的指挥机构便应运而生了。司令部的出现及其不断

完善，标志着指挥主体中已包含了“群体指挥”的内容。也就是说，当司令部出现以后，以往的“个体指挥”就被“群体指挥”所取代了，司令部只不过是“群体指挥”的一种基本形态。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建设的 C³I 系统，把军队指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往，军队指挥中的情报、侦察活动、指挥通信活动、控制协调活动等，都是独立进行的。而 C³I 系统则可把整个军队指挥活动中的各个环节，紧密而有机地联系起来。C³I 系统由信息收集分系统、信息传递分系统、信息处理分系统、信息显示分系统、决策监控分系统和执行分系统等组成。所有这些分系统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机结合”的信息网络。这种信息网络的出现，势必促使指挥主体的活动，由以往那种以指挥人员为主的“群体行为”向网络体的运作方式发展。

自从 C³I 系统出现以来，其性能、功效等一直处于不断改进之中。从控术的角度来说，改进 C³I 系统的核心技术，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

电子计算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卓越成就之一。从 1946 年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问世以来，经过第二代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第三代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目前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第四代电子计算机，并且正在发展更先进的第五代智能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之间交换信息和交互作用的通路。网络技术使许多同时工作的计算机之间能方便地交换信息、交互作用，并实现计算机网络化，使

任意一台计算机在任意位置访问任意种类和任意数量计算机，并在任意时刻进行交互成为可能。显然，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改进，将把 C³I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现代战争将是体系对体系的对抗。为了指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战，要求 C³I 系统从各站点到各类指挥中心，从各战役指挥中心到战区指挥中心，从战区指挥中心到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包括空间、空中、海上、水下、地上、地下的广阔领域，在电磁干扰环境下与快速运动中形成全国性自动化军队指挥信息网络。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 C³I 系统之间必须能够互相传递信息，做到互联、互通、互操作、互工作，把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融为一体，实现计算机网络化。

发达国家军队对 C³I 信息网络技术极为重视。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执行三军联合战术通信系统 (TRI-TAC) 计划，以加强三军 C³I 系统的互通能力。该系统在海湾战争中得到广泛使用并在后来得到进一步改进。目前，美国国防部正在规划全球覆盖、立体配置、高抗毁性的信息网络体系。

可以断言，随着高技术化的“人—机结合”的 C³I 信息网络系统广泛运用于军队指挥领域，一个“网络体指挥”的阶段已经来临。

与以往的个体指挥、群体指挥相比，这种网络体指挥有许多优势。

——可在诸军兵种、各级各类指挥机构之间进行运用自如的数字化通信，实现信息共享。在个体指挥和群体指挥阶段，作战信息大都只能在同一军种或兵种内部进行纵向式的流动。而借助现代 C³I 信息网络系统，不仅可在同一军兵种内部进行纵向的信息交流，而且还可以在各军兵种之间实现横向的信息联系。

——可简化指挥层次，减少指挥系统的内耗现象，提高横向控制能力，有效地控制作战进程，增强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分层授权、按级指挥”这种传统指挥方式的种种弊端，只有在网络体指挥阶段，才能被有效地根除。

——可使作战信息以大容量、高速度、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地在战场全范围内流动，从而满足机动作战指挥的需要。

——可使军队指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由以往整个“指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转变成现在的“指挥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从而大大提高军队指挥的稳定性、时效性和隐蔽性，便于从整体上提高指挥效能。

“个体指挥——群体指挥——网络体指挥”，这是军队指挥在指挥主体上的变化轨迹。当然，网络体指挥并不意味着“人”（即各级各类指挥人员）的作用已经或正在降低；相反，要充分发挥这种信息化网络的功能，取得最理想的指挥效能，“人”的作用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加重要了。归根到底，各级各类指挥人员是这种“人—机结合”的信息化网络中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

二、从指挥体能、技能军队 到指挥智能军队

战争的历史表明，有什么样的军队，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军队指挥。关于军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我军学术界有人曾作过这样的表述：农业时代的体能军队——工业时代的技能军队——信息时代的智能军队。在军队发展的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军队指挥也分别被打上了“体能”、“技能”和“智能”的“印记”。

在体能军队指挥时期，军事统帅和各级指挥官虽然也要运筹谋划、施计用谋、进行决策，但“体力支付”的特点比较明显。在使用冷兵器、亲临战场这一点上，将帅与士兵是“同构”的。统兵的将帅与其说是一个“指挥员”，不如说是一个战斗员，一个特殊的战斗员，一个最好的战斗员。他们本人所进行的作战行动，往往就是最生动、最形象、最直观的指挥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兵卒紧紧跟随。他们战胜了敌方的将帅，往往就取得了胜利。他们本人技对方战胜了，整个军队也就溃败了。在这一时期，统帅本人兼有直接作战与指挥军队的双重职能，统帅的作战活动与指挥活动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不但将帅如此，参与军队指挥的所有人的活动都是这样。比如，在将帅周围辅助指挥的一些幕僚人物，无论是

进行敌我兵力兵器对比，还是进行各种战役战术计算，大都只能采取手工作业方式；在引导部署行动和通信联络等方面，挥动旌旗、鸣锣击鼓、徒步传递情报、骑马送信等等，也无不显示出“体能支付”的特点。

而进入技能军队指挥时期以后，就完成指挥任务的能量消耗来看，“技能支付”比“体能支付”更为明显。

归根到底，技能军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机器大工业生产在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大炮、舰艇等武器装备的同时，也为指挥领域提供了大量机械化的指挥工具和器材。比如，无线电和有线电通信代替了徒步递信、骑马通信；快速计算尺、简易计算器等提高了各种计算的速度和精度；机械式打字机、各种录音和放音设备、机械式绘图仪等，大大减轻了司令部工作人员的体力负担；收集情报由以往的主要依靠侦察和谍报人员，发展到可以使用侦察机、雷达、无线电侦听、光学观测等多种方式；望远镜大大延长了指挥员的视力；等等。

工业时代的“集体化、技能化、专职化”等特征，成为所有军事活动的共同特征。军队指挥活动也不例外。

集体化——为了协调各种技术装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为了确保整个军队按照一套预先编排好的程序协调、有序地运转，需要完成大量极为复杂的指挥工作量。而这必须依靠整个指挥机关各个不同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做到。

技能化——如果不借助于各种机械化的指挥工作和器

材，仅仅依靠手工作业方式，根本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各种指挥任务。

专职化——与体能军队指挥时期不同的是，在这个时期，各种“指挥人员”（如指挥员、参谋人员等）专司指挥职责，几乎没有直接参与作战的任务。指挥机关的各个不同的部门，也都有自己专门的职责。各个部门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随意取消。离开了哪个部门的工作，整个指挥过程往往就难以顺利进行。

从军队指挥的内容和程序上来讲，“收集和处理情报，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拟制作战计划，下达作战任务，组织协同动作，组织各种作战和指挥保障等”成为所有指挥活动必不可少的程式。

从各种作战指挥文书的形式上来看，地图注记式、表格填写式、网络图式等，也都有了一系列规范化的要求。

从每一指挥文书的具体内容来看，也都要求人们按照已有的模式去“套”。比如，作战决心必须包指敌情、作战企图、主要方向、兵力部署、所属和配属部（分）队的任务等。作战计划则必须包括敌情判断结论，部队编成、部署和任务，作战阶段划分，行动预案，协同原则，主要保障措施等。协同计划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每个阶段敌人的可能行动；参战各军兵种和各部队的任务、行动程序和方法；与邻的协同和接合部的保障；与地方部队、民兵的协同方法；指挥关系和指挥所的位置；协同的信号规定等。

所有这一切，使得按能军队时期的军队指挥工作逐渐